

閩中十子詩集卷之二

禮部員

五言古詩

贈彈琴黃生

高館敞秋夕，而
琴露月稍低樹，清風



閩中十子詩

〔明〕袁表 馬楚 / 選輯

福建人民出版社





ISBN 7-211-04401-2

I·125 定價：27.00 元

ISBN 7-211-04401-2



9 787211 044016 >

八閩文獻叢刊

閩中十子詩

〔明〕

袁 馬

表 熒

編輯

苗健青點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閩中十子詩/(明)袁表、馬燮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

(八閩文獻叢刊)

ISBN 7-211-04401-2

I. 閩... II. ①袁... ②馬...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明代 IV. I222.7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38741 號

MINZHONG SHIZI SHI

閩中十子詩

(明)袁表 馬燮選輯

苗健占 點校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福州市東水路 76 號 郵編 350001)

福州屏山印刷廠印刷

(福州銅盤路 278 號 郵編:350003)

開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7.625 印張 377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7-211-04401-2
I·125 定價:27.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前言

袁表、馬癸選輯的《閩中十子詩》，由苗健青點校，即將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健青要我在本書付印之際，說幾句話，我欣然應答。這不僅僅是由於健青現在正在跟我讀博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十年前我着手準備撰寫《福建文學發展史》，對「閩中十子」詩派有過一些涉獵，成書之後，對這個詩派仍然關注有加，繼續搜集「十子」的別集和資料。目前，雖然暫時無暇去顧及這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但熱情和興趣不減。

《閩中十子詩》收明初洪永之世林鴻、陳亮、高棟、王恭、唐泰、鄭定、王偁、王褒、周玄、黃玄十人詩。林鴻，福清人，有《膳部集》；陳亮，長樂人，有《儲玉齋集》；高棟，長樂人，有《木天清氣集》、《嘯臺集》；王恭，閩縣人，有《白雲樵唱集》、《鳳臺清嘯集》、《草澤狂歌集》；唐泰，閩縣人，其詩散見《善鳴集》等；鄭定，閩縣人，有《澹齋集》；王偁，永福人，有《虛舟集》；王褒，閩縣人，有《養靜集》；周玄，閩縣人，有《宜秋集》；黃玄，侯官人，集不傳。關於「閩中十子」及其詩派，我想至少有五個問題必須說明的：

一、閩中，秦設閩中郡，始有此稱。有些文學史家認為明初的這一詩派，是閩派，也就是福建的詩派。籠統說，當無不妥。如果仔細考察「十子」的籍貫以及他們文學活動的地點，似乎不怎麼準確。「十子」之籍貫，都出於福州一府，或閩縣，或侯官，或長樂，或福清，或永福；他們倡酬和活動的地點都在福州（部分詩人後來出仕離開故土）所屬縣邑，所以，「閩中十子」的「閩中」，準確地說就是福州，或者如萬曆中期徐燾編選《晉安風雅》所說的「晉安」。明初的「閩中十子」派，就是福州詩派，或者叫晉安詩派。

二、明初林鴻、高棟他們倡酬之時，尚無「十子」之目。與林鴻、高棟同時的福州人林志（一三七八

一四二七），在爲高棟作《墓誌銘》時，祇有「詩人五人」的提法。成化三年，邵銅爲林鴻《鳴盛集》作《後序》，始有「十子」之名，但名單與後來的袁、馬不同。成書於弘治己酉（一四八九）的《八閩通志》，還有一個「閩南十才子」的提法，但語焉不詳。據我個人的研究，「閩中十子」名單的正式確立，當始於袁、馬的《閩中十子詩》，後來爲《明史·文苑傳》所襲用，遂成定名。這個問題，我在《明初閩中十子派興起之考察》（《揚州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五年第四期）和《福建文學發展史》中有詳考。

三、《閩中十子詩》、《四庫全書》列入總集類，是「十子」的詩歌總集。但這一總集，實際上是選本，是「十子」的詩歌選本而不是全本，所選的詩與他們各自的別集相差還很遠。明末藏書家徐渤在他的《紅雨樓題跋》中曾多次提及「十子」之詩集，其題《林膳部（鳴盛集）》云：「萬曆初，袁景從刻《十子詩》，刪去什之三，不無過嚴。」題《嘯臺集》云：「昔袁舍人、馬參軍彙刻《閩中十子詩》，收廷禮所作，亦甚寥寥，此集雖瑕瑜相半，然有可採者。」題《虛舟集》云：「近年馬用昭選刻《十子詩》，什刪二三，蓋與袁景從從商榷去取者，較舊本去一百六十三首，雖所芟者不甚雅馴，而棄置不收，殊爲可惜。」又題《周祠部（宜秋集）》：「袁景從、馬用昭二先生輩選刻《十子集》，僅收微之六十首，又以子羽一絕誤入。予近見抄本《宜秋集》，得古近體詩一百七十餘篇，視袁、馬二公所取且三倍之，皆渾渾大雅之音，信可傳也。」徐渤酷愛鄉邦文獻，多少有對作爲選本的《十子詩》求之太過之嫌，但他的上述說法表明，《十子詩》所選「十子」之作分量並不太大，如果想要進一步瞭解或研究「十子」，僅僅讀《十子詩》這一選本是遠不夠的。

四、明初的閩中詩派，這一詩派興盛的時候，參與者當然不僅僅限於林鴻、高棟等「十子」，參與倡酬的詩人，多達二十餘人。沒有被列入「十子」名單的，還有一些是比較重要的詩人。我們知道，高棟善畫，明初還有一些閩中詩人也善畫。明初閩中詩人創作的一個特點，是一幅畫完成後，大家來題畫，因此有

不少寫得很好的題畫詩，高棟的《題〈空江秋笛圖〉送鄭助教》即是其一。《空江秋笛圖》的作者爲郡人林質齋，鄭助教，即鄭定。晚明徐燊得到此卷，得以見到圖上的題詩。據徐燊考證，題詩的還有陳仲完、林慈、王恭、林志等。王恭爲「十子」之一。陳完，字仲完，以字行，長樂人，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進士，官翰林編修，卒後，建安楊榮曾爲之作《墓誌銘》。林慈，字志人，亦長樂人，郡志稱其嫻於文辭。林志，字達善，字尚默，閩縣人，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十年解會聯元，廷試第二，歷官翰林編修、右春坊諭德，有《薌齋集》。我們在研究這一詩派時，當然應注意「十子」之外的參與倡酬的詩人及其作品。

五、「閩中十子」詩派，是一個以地名派的詩派，明初，這樣的詩派還有吳、越、嶺南、江右等詩派。這種以地名派的詩派或文學流派，明初以後，慢慢多了起來，成爲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對這些詩派或流派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研究「閩中十子」詩派時，有學者認爲，林鴻、高棟他們在改朝換代之後之所以不仕，是因爲明初統治漸酷之故。我本人並不反對這一觀點，但我又想，統治漸酷的情況各地大體相當，而爲什麼甲地的文人對仕途比較熱衷，而乙地的文人却在那兒傲嘯山林？因此，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地方的風土語境、生活習俗等等文化對文學的影響問題。反過來，我們又可以從生活在這一地域的詩人的經歷、思想、活動以及他們的作品發現這裡的某些獨特文化現象。「閩中十子」喜歡提及自己或他人的郡望，甚至追溯到魏晉，不可謂不古。這種文化現象在其他地域中是較少見的。終明一代，閩地這種文化現象一直持續着，一直到晚明的謝肇淛、徐燊、徐燊兄弟等都是如此。所以我以爲，明代閩中詩派鄉心的戀古與詩心的復古似有相通之處。

說到文化研究，趁此機會，多說幾句。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兩者之間，方法上當然有些差異，但是在研究

古代文化時，涉及到基礎文獻，我個人認為，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基礎文獻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不可忽視的。在研究古代文化的學者中，有不少是文獻功力很深的學者，他們對古代文獻非常重視，也非常熟悉。但是，眼下某些研究古代文化者，似有輕視或漠視文獻的傾向。有些人甚至不使用原始文獻，只從當代一些學術著作抄摘材料，我們不說那些報刊上的小文章，就是很嚴肅的學術著作中也不時可以發現這種現象。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可以說多數人主觀意圖是好的，他們急於把地方的優秀文化介紹給讀者，但因為地方圖書館藏書貧乏，找不到古代文獻，似不得不如此。但個別人却急功近利，不跑圖書館，不查文獻，草率從事。福建人民出版社得到省里的支援，決定繼續出版一系列鄉邦文獻叢書，《閩中十子詩》即是其一，我認為這是大好的事。《閩中十子詩》雖然是文學類的文獻，但也可供文化研究者參考。因此，我個人還想建議，主持某個地域文化研究的行政或學術領導，在組織活動（包括學術活動和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活動）時，是否可以多關心、多考慮一下地方文獻的整理工作，因為，文獻整理是古代文化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也是第一步的工作。

健青大學畢業二十年，輾轉投到我的門下。去年博士生入學考試，其中一道題是標點高棅《唐詩品彙》總叙《唐詩品彙》卷首，汪宗尼本影印件，他點得很不錯，所以我相信他點校《閩中十子詩》的能力。翻檢其點校初稿，果不其然。

《閩中十子詩》很快就要付排了，期盼着早日見書，同時也期盼着叢書中其他圖書的陸續出版。

陳慶元

二〇〇四年歲首於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點校說明

《閩中十子詩》傳世版本有三：最早的版本系明萬曆四年（一五七六）徐中行刻本《閩中十子詩集》三十卷。萬曆初，布政司督糧道徐中行宦於閩，暇乃博訪先哲遺文，高以陳出家藏十子詩相贈，徐氏捐俸囑閩縣袁表、懷安馬燮選輯，飭令建陽知縣李增校勘承刻。其二是《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中的《閩中十子詩》三十卷。其三是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侯官郭氏沁泉山館鐫本《閩中十才子詩》三十卷，該本系據明萬曆本翻刻。

本次點校，以萬曆本為底本，加以標點，並與四庫本、光緒本逐字對校。在校勘中，底本文字一般不做改動。凡底本有誤，需據他本以改正者，或別本、他書有異文，文義可兩通，有參考價值者，均出校勘記。校勘記附在每卷之後。底本中明顯的錯訛字以及俗體字、避諱字、不常見的古體字和異體字，則徑改不出校。

十子詩的先後編次，諸本各不相同，現仍依底本的次序。為方便讀者，本書編排了篇名目錄，置於書前。

傳世三個版本，在一些卷目前後，或附有各不相同的與十子各家相關的序、跋、傳記及一些評析文字。為統一和規範全書的卷次體例，現將這些有參考價值的文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有關內容，匯集一起作為「附錄」置於書後，並注明出處，供讀者參考。

本書在點校過程中，先後得到福建省方志委副主任盧美松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熱心相助，學友林怡、

于英麗積極予以關照幫助，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陳慶元教授，對「閩中十子」素有研究，承蒙不棄，爲本書賜贈前言，謹在此一並致以衷心的感謝！

鑒於點校者學識有限，錯誤和疏漏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指正。

點校者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日

閩中十子傳

袁表曰：夫文章者，非世所稱不朽盛事者哉！《詩》曰：「鼓鐘於宮，聲聞于外」，「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士非無令名之患也。言之而文，行之必遠。雖然，順風而呼者加疾，湍膏而然者弗息。夫物必有待，非其自致者。乃若司馬長卿，成都畸人也。滌器自辱，隱約王孫，王孫猶耻之。及遭逢世主，至稱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長卿卒以詞賦顯。揚雄草《玄》，時譏「覆瓿」，雄曰：「後世必有揚子雲者。」故曰：君子潔其辭而類焉者，應矣。非虛語也。今拘學或拘尺寸之藝，取媚當世，豈務博聞遠見，遵周行而講鴻業者哉？而好奇之士，往往躐往昔，趨瑰異，率以耳視，謂近世無人，要非通論也。故士有窮年績學，刻意爲文章。苟無其人，錄錄然名與骨俱朽者，此豈非所謂命者耶？它無論，即閩中郡可觀焉。無諸慕義佐漢，世世侯封，所謂禹之餘烈也。唐以前，雅尚威武，蓋文藝無稱爾。其後，歐陽詹始以韓昌黎故著。余讀志，稱林慎思著《伸蒙子》二十篇附於孟軻之義。若乃王魯復推轂於皇甫湜，陳載物交辟於三府，邵楚叢稱詩於馬侍中，連總鑒賞於溫庭筠。又如歐陽袞、鄭誠、林滋、詹雄、陳鏞、張昭文之徒，皆宏詞高第，其文辭不少概見，此何以稱也？唐世詞賦爲本業，操觚之士若此類，皆堙滅而不傳，余甚憾之。以余所聞，明興則有林鴻、陳亮、高廷禮、王恭、唐泰、鄭定、王偁、王褒、二玄之屬，所論著猶有存者。然余觀其風調爾雅，則亦足以表於世，而列于作者之林矣。

林鴻者，字子羽，福清人也。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強記。高皇帝時，部使者以人才薦，授將樂儒學訓

導。居七年，擢拜膳部員外郎。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孤鶩》二詩，一日名動京師，是時鴻年未四十也。高皇帝治尚操切，而鴻性脫落，不善仕，又以為散秩，無自表見，遂自免歸。歸益閉門謝客，肆力為詩。顧獨數遊三山。三山周玄、黃玄皆師事鴻，學為詩也，世稱二玄云。浦舍人源者，晉陵人，故與鴻同時仕，而以詩來謁鴻。鴻不見，使二玄問所為來，其自奇如此。源出所懷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之，相得益歡。因避所居舍源，日與為詩，由是浦舍人詩名藉甚。其後閩人言詩者，皆本鴻所稱。林敏、陳仲宏、鄭開、林伯璩、張友謙、趙迪諸人，皆鴻之弟子也。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見。明興，二祖皇帝時，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穀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跡明時，遊戲泉石間，吾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為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棟為文酒，日過從。暇則泛閩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為「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為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漫士高廷禮者，長樂人也。本名棟，字彥恢，自稱漫士。少與同郡陳亮、王恭為布衣交，著詩數百篇，號曰《嘯臺集》。嘗總唐人詩，揚挖上下之，自正始至旁流，為十餘品。然其宗指，則歸於開元、天寶之間。故為《品彙》、《拾遺》、《正聲》，凡三種，百餘卷，甚具。談者謂唐稱詩三百年，風調正變，其大較如此矣。文皇帝時，廷禮被召入翰林，為待詔，還典籍。著詩數卷，號曰《木天集》。廷禮為人醇厚，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善與人文，無新故賢愚，一也。其為山水畫極工，客從廷禮覓畫，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

以此人稱廷禮有二絕云。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也。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繩繯，千言立就。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薦〔二〕，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老矣。敕脩《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爲翰林檢討，同纂脩，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爲矣。」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強之而起，乾陽鳳鳴」。此足以榮恭。

唐泰者，閩縣人也，字亨仲。洪武二十六年舉於鄉。明年，擢進士第，授行人。歷浙江按察僉事，陝西副使。泰少善聲詩，與同郡黃濟爲詩友，其所著皆軼，不傳所見《善鳴集》中。

鄭定者，閩縣人也，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行書。陳友定時爲記室，友定敗，鄭定浮海亡，左文、廣間。久之，稍還，遂居長樂。高皇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歷齊府紀善、國子助教。著詩數卷，號曰《澹齋集》，今軼不傳。

王偁者，永福人也，字孟揚。其父幹，元季爲潮州路總管，故西方人也。先爲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爲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高皇帝聞翰賢，詔有司強起之，翰自剄死，時偁甫九歲。聞吳海者，翰執友也，義撫偁，教之。洪武二十三年，偁以經義舉於鄉。明年，試禮部，不第，例就祭酒授業。因而求鄉魯之遺風，與海內賢豪上下其說。居數年，遂疏乞歸終養，翩翩然有冥鴻之思焉。文皇帝即位，有司薦起王。偁既至都下，却自陳願處校職，以勵人才。不許，授翰林檢討，進講經筵。已而

敕脩《永樂大典》，僞爲總裁官。《大典》成，英國公張輔奉命征交趾，表僞爲護行。交趾平，輒復叛，僞以故移官交趾。而參議解縉者，爲故遊也，坐言事下獄。或斥僞爲黨，遂同逮繫。僞尚氣節，雅志當世，吐論英邁，能揚人之善，不能匿人之過，竟以此死。悲夫！僞之詩本於李白，意矯矯然不可羈也。號曰《虛舟集》。

王褒，閩縣人也，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以明經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郡，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褒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年，朝京師，考上最。已而以文學表脩《高廟實錄》，遂擢褒爲翰林脩撰。及脩《永樂大典》，敕充總裁官。褒性剛正，居家以孝友聞。與人交，敬久而不衰。人有善，汲汲然獎進之。《閩志》列在《儒行傳》中。

二玄者，周玄，字微之，閩縣人也。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祠部尚書郎。其爲詩瑰奇，託興悠遠。嘗賦《揭天謠》若干篇，論者謂其怪如長吉云。生平多所論著，率軼不傳，維時蓋經義之士嚮風，而雅道闕矣。

黃玄，字玄之，侯官人也。其初本將樂人，林子羽爲將樂學官時，黃玄爲弟子。子羽雅重黃玄，嘗爲詩稱「青衿二十徒，達者惟黃玄」云，而黃玄益嚴事子羽。及子羽棄官歸，黃玄挈妻子入閩中，終身師事之。已而以歲貢入成均，老矣。竟授泉州訓導，卒。著詩若干卷，皆軼不傳。

袁表曰：自林鴻以下十人者，皆並世稱詩。噫，何其盛也！以余所見，瑕瑜不掩，大雅君子難言之。子羽、彥恢、安中、孟揚所著，動累千篇，繁矣。余與用昭氏論次，擇其辭尤雅者，彙爲本集。若亨仲、二玄者，詩不悉見，其軼往往見於它集。總之，間不雅馴，然其風調固殊矣。吳興徐公見之曰：「昔匠石運斤

於郢，望盡去而無不傷。且子無傷十子者鼻耶？吾將觀焉。」

校勘記

「二」侯封 光緒本作「受封」。

「三」薦 光緒本無，則與下連讀。

目 錄

閩中十子傳……………袁表(一)

林膳部詩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五十五首

擬古七首

其一……………(一)

其二……………(一)

其三……………(一)

其四……………(一)

其五……………(一)

其六……………(一)

其七……………(一)
感秋十二首

其一……………(三)

其二……………(三)

其三……………(三)

其四……………(二)

其五……………(四)

其六……………(四)

其七……………(四)

其八……………(四)

其九……………(五)

其十……………(五)

其十一……………(五)

其十二……………(五)

無諸釣龍臺懷古三首

其一……………(六)

其二……………(六)

其三……………(六)

西狩……………(七)

塞下曲……………

其一……………(七)

其二……………(七)

爲陳少府賦望雲……………(七)

寄衣曲……………(八)

謁昌黎先生祠兼呈王潮州……………(八)

春日首陽懷古……………(八)

驅車篇送張志道奉親樞歸清漳……………(九)

羅浮觀日圖……………(九)

海上讀書……………(九)

飲酒……………(九)

金鷄巖僧室……………(一〇)

遊芙蓉峯……………(一〇)

同周秀才玄與東白、明遠二上人期宿芝山

不至……………(一〇)

泛舟西江……………(一〇)

題醉道士……………(一一)

經東山別墅……………(一一)

寄丘令……………(一一)

送湖南歸粵……………(一一)

斬蛇劍……………(一二)

赤壁……………(一二)

題草澤遺書……………(一二)

酒醒……………(一三)

曉登金鷄山呈王六博上……………(一三)

送尚抱灌往閩南採詩……………(一三)

答黃逸人……………(一三)

春日同諸生野飲效陶體……………(一四)

夢清泠臺寄冶城舊遊……………(一四)